



他本无心书写历史，却给历史加了一个注解。这是我读朱文杰先生《记忆老西安》系列之书的第一印象。

早在2019年收到朱文杰先生赠我的第一套《记忆老西安》时，我翻看目录，捧书的手就开始颤抖。古籍浩如烟海，而《记忆老西安》毫无疑问是我所读其中最璀璨的作品之一。它犹如时间的长河记载着千百年来西安发展史，无论是政治风云、时代更替、经济变迁、文化思想的交锋、城市面貌的变化等，朱文杰先生都以独特的纪传写真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立体画卷，巧妙地将时代人物、王朝兴衰、日月更新等串联成守护历史文脉、贯穿华夏文明的宏伟篇章。

《记忆老西安》这部厚重的城市传记，可以说是在时光褶皱中打捞一座城市的灵魂，目前此书已出版了五卷本（上下集共十本）近三百万字的体量，在当代城市文化志中堪称异数。这部书最动人的特质，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史志的编年框架，将历史叙事溶解在街道巷陌的肌理之中。如四府街的青石板、湘子庙街的槐树影、北院门飘散的羊肉泡馍香气等，这些鲜活的细节构成了一部可触可感的城市生命史。作者用人类学家的田野精神，在西安城的历史褶皱里，打捞出无数即将湮灭的城市基因，相较于那些档案的宏大叙事，该书呈现出独特的“微观史学”价值。它通过上千位受访者的口述实录，让那些未被正史记载的市井烟火、未被文献记录的民间技艺，在《记忆老西安》中获得了永生。这种以个体记忆重构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，使本书成为西安城市记忆库中不可或缺的“民间底本”。当钟鼓楼的晨钟暮鼓与城中村的叫卖声在纸页间交响，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城市的历史年轮，更是文明传承的隐秘路径。

当看到书中记载了我在《长安》杂志社与路遥相识的经历时，我的眼泪竟不受自控地溢了出来。看着照片，这个在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的陕北汉子，可以说缔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碑。书中记录的细碎场景，恰似散落的时间琥珀，让曾经模糊的记忆重新泛起温润的光泽。还有青年路、北大街、西安人民剧院、报社大楼、和平电影院，承载着我的整个青春与光谱，因为我家就在青年路的团市委大院，报社大楼是我真正进入西安工作的第一站。朱先生笔下那个爬满藤蔓的西安人民剧院，正是我们这群“电信机关青年”8小时之外的秘密基地。书中提及的公共水房、砖砌花坛、褪色的宣传栏，像被施了魔法般在眼前复活。当读到青年路消失的印刷厂时，鼻腔里似乎又涌入了油印试卷与线装书混杂的独特气息。这些文字不仅唤醒了个体记忆，更在集体无意识中打捞起整代人的精神胎记。

我与朱文杰先生可谓墨盟相照的知音之交，我们两个开始都是写诗歌的，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“在地性”写作的纯粹。他拒绝文化猎奇的写作姿态，以考古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敏感，在寻常巷陌中勘探文明矿脉。每当夜深人静翻阅先生赠书，总能在字里行间听见长安城的脉搏跳动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崇拜和坚持向朱文杰老师学习写作笔法的原因。就《记忆老西安》而言，在学术维度上，它开创了城市记忆书写的新范式。巧妙融合了口述史、物质文化研究与空间叙事学，构建起多维度的记忆坐标系。书中对“西仓巷子”市集的人类学观察，对回坊建筑谱系的类型学分析，为城市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。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，打破了地方志写作的固有窠臼。可以说该书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其“抢救性记录”的紧迫意识。书中收录的上百份老字号账本、近千张消失店铺的照片、超百位老匠人的影像记录，构成了一座立体的城市基因库。这些看似琐碎的民间档案，实则是解码城市文化DNA的关键。站在永宁门的城墙上，眺望古今长安，朱文杰先生用笔墨为当代也为后人铸造了一座记忆的方舟。当电子导航覆盖了城市肌理，当连锁店吞噬了市井个性，这部著作的存在本身，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宣言。它告诉我们：真正的城市灵魂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，而在百姓晨昏的炊烟中，在孩童嬉戏的巷弄里，在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深处。这或许就是《记忆老西安》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——守护记忆，就是守护文明的火种。

人间烟火里的诗意

白杰

乙巳蛇年春节，我认真阅读了作家周淑芳的文集《我与清波渡明月》，令人眼前一亮、心中惊喜。

这本文集包含的自然意象非常丰富，如扶风山野的风、故乡土房子、茶卡盐湖等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，它们都凝结着叙述者的深情，共同塑造出作者动人的文学家气质。比如，《眼中最美的野河山》中，作者用朴素的笔触写扶风县野河山景区林深幽静，满坡的野棉花如有灵性，随意春芳歌；《灵魂的栖息地》写秦岭深沟里的终南山寨和朱家湾山峦如黛，犹如世外桃源，令人向往；《我终于来到了这里》写鸭绿江碧波荡漾，泛舟江上豪情满怀；《逝街》《抹不去的记忆》写韦曲老街和五味什字，市井烟火扑面而来。在作者的一双慧眼中，寻常的生活碎片缓缓流淌出文学之河，洗涤着人的心灵，也体现出作者对生命的深刻感悟。这让人想到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所概括的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也契合王国维“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”的文学论述。

现代大城市里的人，处于一种对存在感到麻木的基本状态中，很容易迷失自我。而作者保持向上向善的清醒，以善良、赤诚之心直面生活褶皱里的诗意，让读者在褪去修饰华丽的文字中感受到生命的张力与人生的尊严。她的《唯愿所遇皆美好》写住在低矮破旧房子里的老妇人头发花白、眼神落寞，作者为老妇人艰难生活而柔软百转、依心落泪；《风骨》写80多岁的老太太，两腿严重变形，却依旧每天神采飞扬；她写文友白发如玉，是经历生活风霜雨雪后的印记，是诗意人生的最美注脚。这些“哀而不伤”的细节里没有刻意的悲情渲染，只有对生命韧性的诗意细语。

合上书，看向窗外，阳光正暖暖地照在斑驳的墙上。突然觉得，或许真正的文学从来不在云端，而在这些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日常细节里。

时，是将一束光芒照进人物心底的。

赵命可是熟读生活的作家，但在状写小人物的日常故事和冷暖悲欢时，始终将题材故事当作人物灵魂的承载体，将小人物的梦想哪怕是一个卑微的梦想，一个不可能有着落的梦想，当作活下去的最大动力。郝玫“做了一辈子的乡村女教师，还好，她有来雨，她还能每天都喊叫几次来雨，要不，这漫长的人生，可怎么过啊。”“祁阳的心在南方，而南方却始终是一座漂泊的岛屿。”她订婚后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，“告诉他，她给这人的只是身体而她的心则永远在南方陪伴着他。”如此等等，这本小说所写人物命运都没有圆满的结局，而是多呈悲剧性走向，然而失败的是人生，活着的却是梦想。爱情与理想信念的坚守原本不易，对于底层人来说更加昂贵奢侈，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，这代价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生，甚至可能是生命本身。没有人怀疑赵命可小说的写实功力，以及他状写生活多重面相的传神笔墨，但换一个角度看，作家显然已超越了“忠于现实”的单纯叙事，在对人的充分理解和人本主义观照中，赋予那些贴地活着的灰色小人物以精神飞翔的姿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赵命可的小说又是富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，正如熟悉他的作家朋友王祥夫所说：“小说里有一种近似于光芒的东西，那种‘始终不明确’的‘骚动’和‘渴望’，正是赵命可小说的魅力所在。”

赵命可是一个有文学慧根和早熟的作家，他少年曾狂热地爱诗，中学时代就出版过诗集，这或许是命可小说诗性特质的源头。命可在逃离故土的路上开始书写激变时代底层人的命运遭际，是最大限度地投入了自己的。小说带有明显的个人生命印记，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，充满共情和悲悯的色彩，这也是命可赋予笔下人物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主体原因。人生无法逃离琐碎的庸俗，文学则予以我们精神展翅的可能。命可南下20年的底层生活经历，丰富了他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，在浪子漂泊归来时，我们面对的，是一颗依然不变的诗人赤子之心，而命可所面对的，是故乡广袤的土地，和期待他再次起飞的文学天空。

“屏居南山之下，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得则识之，或中夜起坐，取烛以书”为楷模。

“俯读”，乃低头阅读各类典籍。可跨越时空，与先贤对话，汲取他们的智慧与经验。“仰思”，则是我在阅读之余，抬头仰望星空，深入思考所学知识的内涵与意义。常在夜深人静时，独坐书桌前，回顾一天的阅读收获，试图找到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。

“俯读仰思”于我，既是治学座右铭，也是人生指南针。既要脚踏实地、勤勉努力，又要心怀梦想、勇于奋斗。这不仅是我在印章上的印记，更是内心深处的信念与追求。

去年金秋，在关中书院西边一家刘文西题匾“蜀风堂”的印章铺里，我先是看上一块石头，正看时秦岭主峰，峰间可放毛笔，俯瞰似一片树叶，玲珑小巧，颇为喜欢。细看平面，镌刻着“心清自得诗书味，室雅时间翰墨香”这充满文化底蕴与个人情怀的铭文。这不正是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吗！

“心清自得诗书味”，意在当心灵处于清澈宁静的状态时，便能深刻体会到诗书中所蕴含的韵味与智慧。阅读诗书不仅是对知识的汲取，更是对心灵的滋养。于我而言，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，常常寻得一隅静谧，手捧书卷，细细品味其中的意境与哲理。一时忘却尘世的喧嚣，享受内心宁静与满足。

而“室雅时间翰墨香”，恰恰吻合了我书房的雅致氛围，书桌上摆着各类经卷，桌上备有笔墨纸砚。每有空闲，便陶醉于欣赏书画带来的愉悦与宁静之中。思绪飞扬到此，我便冲付账将这枚印章请进书房，它将成为我勇毅前行、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。



现在，他做到了。可是，有谁知道文字背后的艰辛？有谁能明白一个游子的良苦用心？写作不易，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更是难上加难，每一个篇章都是对作者文字功底、知识储备、生活感受的考验，个中滋味也只有作者本人最清楚。因此，郑长春在小说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表达：“虽然行政区划上的青台镇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但作为文学中的《青台镇》却在永远活在了我的记忆里。也许，青台镇是不幸的，但它又何其有幸，因为遇上了我，我懂它的疼……”读到时，实在让人心生酸楚又倍感欣慰。

感谢郑长春用朴实的文字和生动的故事，让我们在一个个寂寥的夜晚，从缤纷的梦中听到乡音、看见乡愁、拥抱乡情！

底层飞离与文学天空

——赵命可小说读后记

周燕芬

些精神异象的，短篇《到天尽头去》和中篇《我欲乘风归去》连续出现的少年马文，心存一个看起来完全孩子气的执念，就是要往天尽头去。离家出走的路上，“马文的内心激励而空落，他看不到出路，不管是转身回家还是到天尽头去，他都心中没底，但他认定，一直走下去，总是有出路的，而他回家就意味着妥协，意味着失败。”《谷文庆简史》中的谷文庆同样“是镇里最孤独的孩子”“他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和父亲作对”，他甚至连马文那样一个不可着落梦想都没有，直到最后死于非命，都没有人知道谷文庆的真实内心。

赵命可笔下的马文和谷文庆，他们的人生故事简单到还没有展开就匆忙结束了，但作为文学形象，却提供给读者很大的回味空间。小说写他们生来就是缺爱的孩子，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，“没有人关心孩子们的内心世界，即使是他们的父母。”而有趣的是，他们的父母却并非生来就冷漠和暴力，短篇中马文眼里病态、自私的母亲曾是非常和善且多情的女人，父亲马昆也曾和孩子们一起开心地笑闹，后来则变得沉默寡言。中篇小说更加展开写道：“在日子过得舒坦的时候，人的心胸也是宽广而博大的。对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事能比生活上的突然变故更加折磨人的了。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，为一分钱反目成仇的日子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，人一下子变得比针尖还小。马文挨打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变成了家常便饭。”生活的变故和贫穷苦难会摧毁人的意志，摧毁所谓的道德观念和美好人性，底层弱者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会把所有的怨气仇恨转

类之进步贡献绵薄之力。

“两铭斋”内，四架书橱，一把藤椅，一方小几，一盆文竹，便满满当当。虽是窄小，然“鹤鹤巢林，不过一枝”，不必在乎也。唯恐自身笃胎成性，日无一得，愧对满架经书。书斋窗外，丹鹤楼咫尺相望，大红灯笼沐春风微微晃动。伸手出窗，似乎即可触摸楼廊那惟妙惟肖的木格窗棂。丹鹤楼南，即是“一江清水供京津”源头之丹江碧水。江岸武馆球场梨园，江面白鹭河鸭跃鱼，此景此情，不饮自醉也！

余于斋中，手捧经卷，潜心研读，直抒胸

枚楷书名章。年余，又被调往与洛南丹凤接壤的北宽坪，镇守边关。那时乘车不便，干部一两星期回一次家。

到2011年有了微信，我以“边关一卒”做了昵称。晚间无聊，又不能回家，便翻出退休时宣传科科长赠我的一套工艺刻刀，玩起了篆刻。学刻了“读书好”“好读书”“读好书”“百家争鸣”“百花齐放”等篆章，有些还发表在报刊上。其间也刻了“边关一卒”，竟成了自己的第一枚闲章。

闲章别于名章而言。作为一种独特的印章形式，除了正式姓名章以外，无论是字

书房与闲章

白杨

臆，做点短文。每每夜深人静，灯火阑珊之时，独坐斋中，思绪万千，仿佛穿越时空，与先祖对话，聆听“夜眠人静后，早起鸟啼先”之教诲，领悟“民胞物与”，竭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蕴涵，践行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之宏愿。此乃余之书房，亦“两铭斋”之记也。

闲章

我于闲章，原本攀扯不上。我不是书画家，亦非金石家，更不是收藏家，何谈“闲章”？但要唠叨起来，还是值得回味的。那一年，我于北乡腰市，因工作刻制一

是游子笔下最真挚的表达。如今的乡镇，随着社会快速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，许多地方回不去了。回不去的游子，便产生了说不完、道不尽的离愁别绪，随之乡愁文学跟进了，乡愁作品也多了起来。乡土文学多在乡“愁”伤感里，却忽略了情在“新”的进化中，这便是新乡土文学的痛中之“痛”。数千年来，在以寻根文化为主要精神的中国人眼里，乡愁是一种复杂的感情，这感情不同于亲情却又和亲情更有关系，不同于爱情却又总是每个午夜梦回想起儿时的玩伴。

“难忘那环绕古镇的掉枪河、围绕镇四周绿树成荫的土寨墙、四个寨门口被时光脚步磨得泛光的青石桥，还有那到处都夹杂着不知是何年何月烧制的碎砖瓦片、散落在灰黑泥土里的铜钱……很多多的村镇随着时间的流逝变了模样，很多熟悉的人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老去，什么都在变，我们想去寻找从前，可从前只留在记忆里。要想把这份记忆永远保存，唯有记录。”这正是郑长春离开故土30多年后为故乡书写立传的初衷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也是他离开家乡时给母亲留下的铮铮誓言：“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为故乡写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！”

接触赵命可的小说有点晚了，但依然给我带来惊喜。

金宇澄和王祥夫，是当代中国两位优秀的小说家，好奇心驱使，我先读了他们写的序言，致使再读小说集《到天尽头去》中的所有篇章时，多少有先入为主的感觉，违反我一贯坚持的原初阅读，但也证明两位小说家对赵命可创作的敏锐观察和精准理解，而且是那种知人知文的恰当之论。

这本集子收录了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各一组。命可于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南下广州深圳，后又回归陕西，一直从事报刊杂志编辑的工作，同时坚持写小说。《到天尽头去》主要取材于这一历史区间作家的生命体验，从中隐约读出命可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，一个执拗的精神流浪者的自我形象出没于小说的字里行间。

首篇是冠名小说集的《到天尽头去》，也是全书的精神统领。小说写了一个叫马文的乡村少年，为了逃离现实环境的压抑，一门心思想着出走，去往想象中理想的“天尽头”。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早年读过杨争光的一个短篇小说叫《从沙坪镇到顶天崩》，父亲拽着一个不想回家的孩子走在荒凉的山路上。一个是执意出走，一个是不甘回家，少年挣脱现实困囿的渴望和反抗命运的方式如此相像。杨争光或者赵命可，走出乡村的暗夜，寻找山外的世界，奔赴梦想的远方，或许是他们走向文学的最初冲动，是构筑他们文学世界最初的精神“酵素”。

正如王祥夫所言：“命可作为一个作家始终是底层写作着的，他的心灵与目力所至兴趣所至都在底层。”对底层的人文关注和倾情书写，是自“五四”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传统，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其具体表现。世纪之交底层书写的再次兴起，缘于时代浪潮带来的社会结构新变。我觉得在一般浪潮带来的社会结构新变。我觉得在时代的关注底层生存层面上，并不能见出赵命可小说的艺术个性。

底层之于赵命可，不仅是所谓现实主义地对生存实景的描摹，更是他笔下那些不甘匍匐的形象，和他们腾挪跃动的灵魂姿态。命可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多是超常态甚至有

书房

曾写过一篇短文，曰《观云亭记》，记述余之书房。没几年，女儿长大，闹着独居小屋。余寒家子弟居处逼窄，原本狭小的书房只得让出，把书柜迁在了小小的三角阳台。

余颇爱书，仿佛读过很多似的，其实不然。书倒是有些，书桌书橱地板，乱堆一通，大都是一时兴起买来为“将来有空”而准备去读的。因此，那些书虽与我同居，却彼此形同路人，亦不敢狂妄宣称它们属余。

书房者，文人雅士之精神家园也。余无学，称不上雅士文人，却慕先祖先儒张载公之高风亮节，深邃思想，学识德行。在“观云亭”腾挪之际，特以先祖著《东铭》《西铭》为名，辟阳台三角之地谓之“两铭斋”，立志敬仰，并勉己学。此斋简而不陋，藏经卷于内，寓情怀其间，实乃余心灵栖息之寓所也。《东铭》者，述“戏言出于思也，戏动作于谋也”。先祖以此铭警世，劝诫人们在平时，不要把戏言与过失的行为都归咎于自己的随戏心理，而不承认自己本心谋虑已久就这样做。提醒人们要保持诚意，正心修身。余反复读之，故于斋中悬《东铭》以警己心，时刻清醒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，要坚守本心，保持真诚和正直的品质，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《西铭》者，言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；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之”。先祖以天地为父母，视万物为同胞，其胸怀之广阔，境界之高远，令人敬仰不已。余每诵读此铭，皆能感受到先祖对世间万物之深切关怀，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。于是，余于斋中置以《西铭》，以为镜鉴，映照自身，时刻提醒自己常思已过，常怀仁爱，以天下为己任，为世间之和谐、人

游子心中的梦与痛

——读郑长春长篇小说《青台镇》有感

刘玉爽

在汇聚着众多文学爱好者的“乡土中原作者群”中，我有幸认识了老家社旗青台（现李店镇）的作家郑长春。为了把青台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，他决定趁着年富力强为故乡写一部无愧此生、无愧父老乡亲的“厚重之作”。于是，《青台镇》这部长篇小说应运而生。

小说洋洋洒洒近50万字，在横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，郑长春用成熟的笔法，生动地刻画了张李两个家族的荣辱兴衰，折射出了时代变革和民族命运的跌宕。这些故事内容曲折、思想性强，一个章节就如同一本书，分别选择各种不同的主题和角度，既独立成篇，又相互联系，共同构成独特而丰富的历史镜像。对读者来说，有助于“放宽历史的视界”，将历史从传统的乡镇发展史，延伸到社会史、文化史、战争史、区域史、灾难史、生活史和经济史等方面，并从中发现历史与每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。有血有肉的文字里，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有义气、侠气和匪气，读罢可以感受到远去的古镇上有多少悲欢离合，变革的年代里有多少荣辱兴衰。

“写作只需遵从内心，不需迎合任何人，只要是内心有感而发，哪怕只言片语，只要认真付诸笔端，就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

品。”这是郑长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为此，他在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上力求为读者提供独到的审美体验，不管是对历史背景的描述，还是对人性的剖析，都进行了大胆而细致的尝试，甚至将有关社会学、地理人文、政经哲学等巧妙地融入其中，使作品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思想穿透力。

一个作家想写好乡镇、写好农民，只有真正地走进社会底层，深切地了解民众生活才行，否则就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，更不可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。郑长春既不同于那些专业作家，也不同于那些业余作家，他应该属于实践型作家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做着实际工作，在工作劳动中体验写作的乐趣。实践证明，郑长春对故乡青台是有感情的。他从小生于斯长于斯，虽然后来为了学业离开了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，但为了写好这部《青台镇》，他不惜花整整10年光景，中间多次从西安坐车回青台考察，和镇上老人促膝交谈，了解古镇的前世今生。于是，青台镇的古寨墙、古街两旁的老屋，掉枪河畔的回龙寺、东岳庙、公主坟、登天楼……这些流传着传奇故事的地方，都在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。

乡情是游子心中永割不断的牵挂，乡愁